

# 古道，茶香咖啡浓

索朗卓嘎



一

当马帮再一次在那柯里整装完毕，他们又要风雨兼程踏上运茶的行程。小旺加，马帮里年龄最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马帮的首领，为了让马帮后继有人，也为了锻炼小旺加，父亲这次决定带上他一起运茶。他们从藏区腹地带来了盐和皮毛，一路艰辛来到云南，和寨子的首领交换了茶叶，这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在马帮短暂的休整期间，小旺加每日都要去茶田里跑一跑，父亲心疼小旺加第一次长途跋涉来云南的艰辛，没有对其过多约束，所以，除了见不到母亲，那些日子一切都那么惬意。

思茅的天，和高原有着共同点，让人琢磨不透，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瓢泼的雨便将小旺加的袄子打湿，让人措手不及，无可回避。不过这里的天气，也有着更多不同：思茅的空气，湿润、温暖、清新，总让小旺加昏昏欲睡。

幸福的时光总是飞速地流逝，很快就到了马帮启程的日子，骡马颈间的铜铃在它们踏上茶马古道的那一刻响起，茶砖用棕绳捆扎成垛，裹着思茅的湿气，在赶马人的吆喝声中，队伍开始缓慢挪动。那时的茶叶要走近半年才能抵达拉萨，路上是真的苦啊，翻雪山、蹚河流、过草地，每块茶砖都浸着马帮的汗渍，茶梗间藏着一路的风霜雨雪，还有赶马人在夜里煨茶时掉落的火灰。小旺加跟着马帮跋涉的时光，是靠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在思茅悠闲时光的回忆才撑下来的。往后的岁月里，他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茶叶带来的独特滋味。

二

当年走马帮，旺加在茶山上认识了寨子里的姑娘玉香，两人很快陷入爱河，本以为这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他们甚至做好了不被允许的准备，但当旺加的父亲得知自己的孩子爱上了傣族姑娘的那一刻，冷峻的面庞没有一丝不悦，父亲站起身，提上东西就领着旺加往寨子的老族长家走去。

在得知父子俩的来意后，族长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两人在寨子里小住几日。那几日子里，饭菜有人送，酒歌和酒也都是管够的，但就是没人再提起此事。看惯风雪的马帮头人，骨子里带着天然的直来直往，哪里受得了这不清不楚的回应，于是父亲再一次带着旺加来到族长家，想为此事问一个结果。族长一早便知道这两人是等得不耐烦了，微笑着把人请进家，不疾不徐地道：“我知道你俩的来意，但再怎么，也得等人家姑娘家的意思啊，别急，这可是相隔千里的婚嫁呢。”

正说着，玉香的父亲带着玉香也来了。见到玉香，旺加激动得站了起来，正欲走到玉香跟前，却被父亲拉着重新坐下。

“族长，这丫头的亲事，我们同意了。”闻言，在场的所有人都望向了玉香的父亲，那个身形瘦削却肌肉紧实的男人转过身看着旺加和父亲，目光坚毅道：“我知道你们马帮很快要启程了，但是我女儿也不能随随便便给你们，三日后，我们要在寨子里给他们举行婚礼，我要让我女儿按照寨子的习俗出嫁。”

后来，玉香嫁给了旺加，并且生下了

三

在卓玛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旺加总是教育她要珍惜一针一线、一饭一菜。卓玛自然也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后代，可是她的小孙子却不太爱喝酥油茶。看着茶碗里凉透的酥油茶，卓玛总是又气又无奈，她边清理孙子的茶碗，边想：“那咖啡就真的这么神奇，居然让扎西每天都喝，甚至为此赌上了未来？”

扎西在八廓街的街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店门口总是准备有坐垫、热水和糖果，这是为转经的老人和观光的游客准备的，方便他们休息。店里的摆设很简单，靠墙一排书架，旁边放着三张桌子和几个凳子，书架对面是操作台，扎西就是站在操作台后制作出一杯杯咖啡。虽然生意时好时坏，但扎西很满足。他也没有雇人，一个人忙着店里的大小事务，客流量大的时候，他的手都能快出残影，闲暇时，他也会给自己做上一杯咖啡，看店外人来人往。

这天，一个身穿户外套装的女孩走进了店里，扎西只一眼就看出对方不是本地的，他热情地招呼女孩点餐，女孩看了一眼菜单，抬眼望着扎西点了一杯热美式。很快，扎西把咖啡递到女孩手边，女孩闻了闻便道：“你用的是阿拉比卡豆吧。”

扎西惊异于女孩敏锐的嗅觉，“你居然光靠闻就知道啦？”

“我从云南来，家里种咖啡，算是咖农二代吧，我自己也学着冲咖啡，自然晓

得一二的。”

两人开始攀谈起来，不知不觉聊了很久，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独到见解，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女孩得知扎西的曾祖母是思茅人，也就是现在的普洱人后，他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一步。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普洱看看，去尝尝我们的咖啡，顺便见见我爸妈。”扎西几乎是立马答应了女孩的邀请，他准备好虫草、藏红花，就像当年旺加和父亲去提亲一般郑重。

当他看到普洱市的咖啡交易市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围着样品台，用小勺舀起烘焙好的咖啡豆，凑近鼻尖轻嗅时；看到满山的咖啡树和隐匿在稻田、大象庄园和各式庭院楼阁的咖啡馆时，才真正明白云南咖啡产业的成熟，才发现这里“左手咖啡右手茶”的新生活方式竟与西藏青年酥油茶和咖啡共饮的模式不谋而合。

他们在普洱待了将近半年，最终，两人带着满意的豆子和女孩家里对两人婚姻的认可回到了拉萨。

曾经骡马颈上挂着的铜铃，早已变成工艺品悬挂于特产店的门口，但那铜铃声却在山谷间久久回荡，与咖啡庄园里的机器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咖啡馆里的谈笑声，共同谱写着新茶马古道的乐章。从茶砖到咖啡，从马帮到冷链车，从青石板路到宽阔公路，古道上的货物变了，运输的方式变了，可那份穿越山海、交往交流交融的初心从未改变。

茶是根，咖啡是希望，它们在时光的长河里相遇，在新茶马古道上绽放出不一样的芬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新生活。

我们的 60 年

紫叶线	
秋日喜重逢	
李文华	
高原的风驮着阳光 把关怀编成一曲欢歌 在山谷里飘荡 将格桑花的絮语 吹进每道黝黑的皱纹里	
老朋友老同事啊 那些被岁月打磨的容颜 在落叶飘落的庭院 让花甲与古稀握手 让昨天与今天团圆	
横断山脉托起明月 照亮安宁的夜晚 手挽手跳起锅庄 将藏汉情谊织成哈达 任白发在欢歌里翩跹	
把重逢酿成青稞酒 醉了一片秋叶 醒了半生惦念 时光终将染白双鬓 记忆却永远年轻如莲	
道声珍重 让晨光 替我们收藏这荣耀的时刻 待到格桑花再度盛开 梦里依旧是从前的少年	

# 永远的北京方便面

罗色江措

说来万分惭愧，自1989年6月从湖北沙市六中西藏班毕业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真心感恩沙市六中西藏班各位可敬可爱的老师，感激他们对西藏班学生的无私奉献！感恩这份真切而厚重的汉藏师生情谊！作为一名受恩于度成华等全体汉族老师的西藏班学生，真心向老师们道一声：老师们辛苦了！我们永远感恩！祝愿老师们平安吉祥！

彼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几个年龄较大的，也就十四五岁，又是第一次远离家门，生活自理能力差，闷热气候和饮食习惯也一时难以适应。为此，度成华等几位老师操碎了心，他们不仅要耐心教学，还要如父母般悉心照顾好每个学生的饮食起居、小病小灾；除了白天的嘘寒问暖、尽心呵护，还有深夜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给每个学生捂好被子，伸手探额头查看是否着凉发烧。我们的冷热酸甜、喜怒哀乐他们都做到感同身受、休戚与共！

当我们在他们细心且周到的关怀下，圆满完成初中四年的课程，依依不舍踏上回家的路时，我在热泪盈眶中曾闪过千万句感恩的话语。但是，我一时难以下笔，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我们对各位老师的感恩之情！如此一晃，便过去了四十个春夏秋冬，虽恍如隔世，却历历在目。今天，我终于落笔写下这些字句，虽不能表达万一，亦可聊以慰藉——了却近四十年的心愿。

诸多恩师，无法一一念写，就以集严师、良友、慈父于一体的度成华老师为代表写下我们的感恩之情！

度老师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不苟言笑，不料课堂上讲课却是平易近人中不乏激情四射、文采飞扬，能把我们半懂不懂的语文课讲解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除课本内容外，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如《孙叔敖杀两头蛇》等典故，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几年后，再去翻阅这

篇文章，才知道这是出自西汉刘向所撰的《列女传·母仪传》，度老师能把对我们来说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讲得通俗易懂，激发了我们对汉语文的无限热爱。度老师身上总能够体现孔子的教学真谛：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有意识地培养、鼓励和引导，使每个学生或在作文、或在数学、或在演讲等方面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其中不乏像古如多吉等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的学生。如今想来，这才是真正的循循善诱、有教无类，也做到了为学生呕心沥血，奉献一生。

在生活上，度老师对我们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与呵护。我入校后查出急性乙肝，需要在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但老师们都不顾自身被传染的危险，经常来医院看望我，特别是度老师，几乎是天天来看望我，边安慰边补课，让我安心治疗，且每天都会给我带来好吃的食品水果，其中就有我至今仍爱吃的北京方便面。

那时，有一种尼龙网兜，红白相间的网格，透过网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各类食品，看着就馋。北京方便面是当时刚生产上市的美味食品，装在网兜更叫我欲罢不能。它的特点是包装朴素，用开水泡个两三分钟，就会香气四溢。度老师知道我喜欢吃，就经常买给我吃，同时不忘叮嘱我不可天天吃，就像父亲知道小孩馋嘴，由着他吃，却又满怀关爱告诫不可贪吃。

由于老师们不停地来看望我，在医院里我的伙食又是最好、最有营养的，病友们都笃定我是高干子弟。我一再解释，我真的是西藏普通农民家庭的小孩时，他们总是不相信，以世俗的心态想，怎么会呢？可他们又哪里知道，我们沙市六中西藏班的老师们，对我们每个藏族学生都是如此悉心关怀、呵护有加呢？

师恩如山，铭记心间。千言万语无以表达我们最真挚的眷念与感恩！

## 雪原

高玉洁 摄

由爱情、女性推进至人生的考量与讨论：跟水手约会后的小脂无处可去，就到冉紫家借宿，两人由此开启了一场深度聊天：关于男人与女人，爱情与婚姻，自我与他人。对于怀疑和抗拒婚姻的小脂，冉紫给出的劝告是：“结婚并不意味着关门，也不意味着over，生活永远是打开的，可能发生任何无法拒绝的事情，何必在婚姻的门槛前等待一个保障呢？那是谁也给不了你的。”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点也包含着对于人生其他选项的比况与阐释：任何一种抉择（不止婚姻），都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可能性的否决和终止，你依然可以在一种选择之后敞开自己，迎接无限种可能性，只是，也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任何结果。在萨特看来，选择即自由。由此，当自主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大的时候，女性的自由程度才会越来越高。

回到开头我的那个疑问：“胭脂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灰呢？母亲在临终前讲述了“胭脂”姐妹的姓名来历：她深爱的南宫先生到祁连山的支脉焉支山地区写生，爱上了那片水草丰美的地区——这个古代匈奴族的聚集地盛产一种植物叫红蓝花，被放牧民族的妇女用来做胭脂的原料。双胞胎姐妹的姓名由此而来，她们于是成为母亲隐秘之爱的外化与寄托。只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柏拉图式“纯爱”在经历了极致的乐与痛、欣与悲之后终结，随两个当事人的离世化为灰烬。

而胭脂姐妹二人，则在灰烬之上，艰难地站立起来，继续为自己的人生着色添彩。

# 人生的省思和追问

——读李美皆长篇小说《胭脂灰》

齐红

与裂变，没有哪种爱情可达至完全的美好与疗愈。一见钟情、刻骨铭心、非他莫属的爱情热烈而深刻，但常常在庸常生活与世俗观念面前显得后续乏力；理性、现实考量后的爱情或许是持久安稳的，但又难免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互相之间的倦怠与漠然同样对亲密关系有巨大的杀伤力。而谋求二者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

在爱情省思的基础上，《胭脂灰》带动我们进行的第二重审视是关于女性：这个曾经被压抑太久的性别群体，正在走向“解放”么？能否获得一种本真而自由的生命状态？一代又一代女人前赴后继不断争取的权力与自由，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现实？母亲苏墨，这个优雅自律的“正楷女人”，这个连“走到雨里淋一淋”都不能放松去做的女人，显然无法成为女性“解放”的标记。那么，率性而为的小脂是么？神秘、高冷、笃定的冉紫是么？在矛盾与试错中努力平衡、掌控个人生活的小

## 書香西藏

得知美皆长篇新作《胭脂灰》出版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升起的第一个问号是：“胭脂灰”是一种什么样的“灰”？这个问号里包含着两重疑惑：一，“灰”究竟是颜色，还是灰烬？二，“胭脂”明亮娇媚，“灰”则暗沉压抑，二者构成一种天然的反差与冲突。那么，胭脂何以失色？或者因何成“灰”？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一部爱情悬疑小说。”所以，它首先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拥有一个悬念迭生的叙述外壳：一张借据、一次拍卖，一幅画，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密爱——四口之家内，一向优雅矜持的母亲苏墨竟然与著名画家南宫有着不为人知的婚外恋情。在一步步揭晓秘密的过程中，双胞胎姐妹梅小胭、梅小脂、父亲老梅的爱与挣扎也在同步进行。

在这个通俗故事的外壳之下，处处包裹着作者对爱情以及生命的诸多探问。与其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倒不如说是以“爱情”为载体而进行的人生省思与追问。

以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小说牵引出不同的爱情类型，但无论哪一种爱情模式，在求索与表达、体验与行进的过程中，女性都会遭遇心灵的创伤